

蕉

風

半月刊

60

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五日

熊兆程 石氏女神話

岳潤黃 芝加哥剪影

堂錦黃 散文兩章

如藹劉 寫「再寄小讀者」的冰心

騁思黃 最新一期



• 陳潤宗木刻 •

市場一角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3.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本期目錄

萬里望	石氏女神話(中國民間故事)	芝加哥剪影(遊記)	散文兩章	鄉土之戀(小說)	我所見到的沙蓋人(報告文學)	寫「再寄小讀者」的冰心(文壇雜話)	狗命(小品)	最後一學期(小說)	談「滾蛋」(雜文)	轉變(小說)	田間集	唱片會	夜懷曲	四月吟	馬來亞的矮黑族(采風)	文訊	讀者·作者·編者
白丁	程兆熊	黃潤岳	黃錦堂	黃力譚	高如	劉夫	田夫	黃思	李介	鄭天	黃隼	林苗	夢苗	雲寄	方生	本刊特輯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兩個懷孕的無牌女小販被拘控，法官告以無牌販物是法所不許，各判罰款十元或坐監三天。

如果她們肚子裡的小孩，也能聽到法官的話，而未來又註定要做小販以謀生，則除非法官恩許發給牌照，定不會跑到這個世界來的。（杞人）

為使中國各地的方言拼音趨於劃一，北京政府的語文改革計劃，業已開始實施。

據聞：北京的語文改革，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在拼音上難免發生音同義異的笑話。例如：「毛澤東」也可拼成「貓賊黨」，「周恩來」更可拼成「臭人來」。其時，我們的「毛主席」和「周總理」，將不知作何感想？（我非倉頡）

一個失業半載的工人，竟罄其所有買酒吞服大量安眠藥片自殺，並留下遺書一封，說是「要回天堂享福」。

死者遺言雖是「要回天堂享福」，但在起程之前，却要用酒來使自己神志迷亂，也足見他對天堂的生活是否比人世為佳，全無把握。這實在不足為法，要知天堂究竟是虛無飄渺的。（白丁）

近來，各歌舞團每到一地表演時，都印發大量廣告，說是「不以黃色為號召」；但在開演之前，却有所謂「七脫舞」出現，而且香艷

肉感之至。

這與那些「滿口仁義道德，肚裏男盜女娼」的正仁君子，又有什麼分別？（啓發）

廣東省鶴山縣有人發明一種用牛糞養豬的新法，在幾個月的試驗中，証明用牛糞飼養的豬，長大得特別快。

這樣一來，只要買上幾頭很會疴糞的牛和數隻很愛吃糞的豬，那麼，牛吃草，疴糞養豬，豬壯，肉供主人食，人畜之間，便可得到循環供養之妙了！（綠波）

報載：有一尋芳客，用空酒瓶打破妓女的頭，強拿去她所佩戴的金飾。

男盜與女娼，雖然性別不同，手法各異，但同樣地是爲了要在活不下去的環境裡苟活下去。所以，儘管法律不容，畢竟值得同情，因爲「活下去是人的義務」呀！（聞士）

一名二十一歲的華籍青年，因在光天化日下當街搶劫一孕婦，並將其毆傷，昨在巡迴庭被判處十年徒刑，另加十下鞭撻。奈特法官於宣判時稱：「這是暴力應還以暴力」。

筆者認爲最公平的處罰，是諭令原告孕婦在法庭的衆目睽睽之下，當場搶劫被告，並將其毆傷，然後驅出法院，這才叫暴力還以暴力。（鉄面包黑）

四月二十日的南洋商報廣告欄內，載有「收買長尾猴」的啓事一則。

猴如有知，當隱匿於原始森林之內，深居簡出，提防被人捕獲出賣。此乃模仿奸商囤積居奇的手段，亦抬高猴族身價之唯一妙法也。（美猴王）

石氏女神話

程北熊



遠在五代的後周末年，有一個姓石的人家，在河南省的開封城中，開了一家茶館。在那時候，開封是被稱爲汴京，也就是國都的所在地。

黃河是中國文化的發祥地，開封就躺在它的身邊，受它哺育。黃河裡面的大鯉魚，直到現在還是異常好，我們現在去開封，正可吃到黃河裡的大鯉魚。當嘗過了黃河裡的大鯉魚以後，再跑去開封開設着的茶館裡喝喝香片茶或是紅茶，那是自古到今，都是一件很爲適意的事。就因爲這樣，在那很久很久以前，那家姓石的茶館，生意也很不壞。

那家姓石的茶館，有一位小女孩。她是那茶館老闆的么女，長得異常聰明可愛，那也許是這家茶館生意不壞的原因。

只不過那位姓石的小女孩，是一位最善良、最端正和再好也沒有的閨中幼女。她的父母愛她，真個是像掌上之珠，對着她，總是寶貴長，寶貴短，這自然是不止一日了。

就這樣日復一日，石家寶貴已逐漸長大，她慢慢地也可以做一點事，倒一點茶了。她幫忙她的老父老母做一點事，又給到來石家茶館喝茶的人倒一點茶。她博得了父母的歡心，她也博得了所有客人的歡心。

在所有喝茶的客人中，有一位跑來喝茶的客人最特別。這特別的客人，是一位乞丐，但又是一位仙人。這仙人表面上裝扮成一位乞丐，這乞丐實際上確實是一位仙人。這仙人是大家都知道的呂洞賓，可是當一位乞丐天天跑到石家茶館喝茶時，就誰也不知道呂洞賓就是那位乞丐；而且一批來到石家茶館喝茶的客人們，都討厭那位乞丐。

乞丐的名字，我們知道了。但是石家那茶館老闆的名字，我們至今還不知道；而且那位石家閨中幼女的名字，我們至今也不知道。我們現在只知道那石家茶館的老闆，叫做石老闆；我們只知道那石家的小女孩，叫做石氏女。不過在這裡，她的真正名字，我們知道或是不知道，那都是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們現在都可以想得到：一位乞丐跑到一個茶館裡喝茶，大都是不會付給茶錢的。這是因爲既是乞丐，就總是乞着茶喝，他沒有錢，他自然無法付給茶錢。可是喝茶不付茶錢，又會有誰把茶給他去喝呢？

偏偏那位小閨女就樂意把茶給那位乞丐去喝。

當那位乞丐到來石家茶館去乞求茶喝時，石老闆總是理睬也不去理睬的，其他的人也不去理睬。至於那些在石家茶館喝茶的人，則個個心中都希望那位乞丐跑出去。這是因爲那位乞丐又老又髒，樣子既不好看，衣褲更是破爛不堪，好像滿身都是跳蚤似的，兩隻手時不時抓來抓去，確實令人厭。

只有那位石家的小女孩，因爲十分憐着那位乞丐，又因爲十分尊敬着那位乞丐，不僅不對那位乞丐生厭，而且恭恭敬敬地端了一杯茶，去送給那位乞丐喝。

爲什麼那小女孩反去尊敬着那位乞丐呢？那是因爲那位乞丐是一位老人。

爲什麼那小女孩更轉而十分地可憐着那位老人呢？那是因爲那位老人竟成了一位乞丐。

那小女孩在那時候，自然絕對不知道這位老人就是呂洞賓，自然絕對不知道這位乞丐就是仙人。

小女孩一番善意，小女孩一片好心，使小女孩真是又美又好。只不過那位乞丐把茶拿來喝個精光，竟對那位石家的小女孩，連叫一聲「謝謝」也不叫，反而大模大樣走

出了石家茶館。

石氏女的父親，就是石老闆，他在旁看了這樣的情景，很是看得不滿意，又看得不順眼。只是石老闆對着他的小女兒，就是那石氏女，是再歡喜也沒有的，對着那小女兒也總是沒有什麼話好說的。

像那樣的事，像那樣乞丐乞茶喝的事，如果僅僅是一次，那原是有什麼稀奇的。至於一位小女兒因為可憐着乞丐，尊敬着老人，客客氣氣地端茶給一位老乞丐，那也並不是難得的。

古怪的是那老乞丐，自從那石氏女很客氣地把茶給他喝了以後，他就天天來到了石家茶館，去了又來，去了又來，來了無數次。

難得的是那位小女兒，每當那老乞丐來到她的父親的茶館時，反而不等那老乞丐開着口，就恭恭敬敬地端上一杯茶，送過去給他喝。於是，端了又端，端了又端，端了無數次。

就這樣，老乞丐去了又來，去了又來，來到那石家茶館，足足有一個多月。

就這樣，石氏女端了又端，端了又端，端給那老乞丐，足足有一個多月。

這使石老闆在旁看得生了很大的氣，他斥責他的小女兒，終於更把他的心愛的小女兒打着管着。這使那小女兒哭了又哭，啼了又啼。

③

最難得是那石家女兒，任憑那石家老闆如何管打，但當那老乞丐再來石家茶館喝着茶喝時，這小女兒還是一樣慇懃地端着茶給那老乞丐去喝。

當小女兒繼續慇懃地端着茶給那老乞丐去喝時，小女兒的態度還是一樣地恭恭敬敬，小女兒的心頭還是一樣地和和平。

她慇懃，她恭謹，她和平。這使那老是乞茶喝的老乞丐，就更顯得得意，更顯得高興。

只是尤其古怪的事是：

當有一次老乞丐得意地把茶儘量一喝，又高興地還一手拿着那茶碗時（那已經不是茶杯了），茶碗裡還剩了一些茶水。這使老乞丐眼看剩下的一些殘茶，覺得很是可惜，他自己喝不了，他就得意忘形地把那殘茶舉起



張洋

，又高高興興地定要小姐喝光。那小女兒是個好小姐，她在那還有很多在茶館裡喝茶的客人們之前，竟被那老乞丐如此古怪地作着十分無禮的要求，她真是羞慚得很。只不過當着那麼多在她茶館裡喝茶的客人面前，她又感覺得要是給那一位老乞丐碰上一個大釘子，使他下不得台，也就太過於難以爲情了。

終於那小姐得於老乞丐的情面，也就把老乞丐手舉着的茶碗接了過來，並且稍稍把那殘茶傾出了一些。那知道不傾出一些出來還則罷了，當一傾出一些到地面時，就頓然是一股說不出來的奇奇怪怪的香氣冒了上來。這使那小姐一聞到，就趕快把那還未完全傾出來的殘茶，連忙一口喝了。

當小姐把那還未完全傾出的殘茶儘量喝到肚子裡去的時候，小姐就頓然覺得身體有些兩樣。第一，小姐的身體本來是很嬌弱的，可是這時候，小姐是覺得強健多了。第二，小姐的身體原本是不十分輕巧的，可是這時候，小姐覺得輕盈多了。小姐這時候，一下子體健身輕；小姐這時候，真是驚奇得不得了。

就這樣，那位老乞丐方才說着話，他只輕輕地說道：

「我實實在在是一個神仙，我故意變成一個乞丐。可惜的是：妳竟把我喝剩了的殘茶傾出了一些，傾倒在地面上。妳無緣把那殘茶一口喝盡，這真是可惜了。只不過妳也實實在在是難得的小姑娘，妳要求什麼，我總會給妳滿足的，我將使妳隨心所欲。」

可是那小女兒什麼也不要，黃金不要，珠寶也不要，他要的只是怎樣把她一己的生命弄得很长很长。那位老乞丐沉吟了一下，在臨走時給那位石氏女遺下了這樣一首詞：「子午當餐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扇，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

這件事一傳出去，是沒有一個人不大驚奇的。石家老闆固然驚奇，石家茶館裡的所有喝茶的客人也個個驚奇，接着遠遠近近的人們都一齊驚奇了。

④

那小女兒真聰明，她對呂仙給她遺下的那首詞，竟完完全全的看得懂。可是我們現在對那首詞的真正意思，却總有點不大明白。我們雖然一個

一個的字都認得，一句一句的話都懂得，但對整個詞的真正意思，却總有點不大明白。

那小女孩真聰明，那小女孩竟完全明白呂仙的詞。

那小女孩在完全明白了呂仙的詞以後，就一一照着呂仙的詞所指示的道理去做，於是她真的長壽了。

那小女孩自從喝了那乞丐的殘茶以後，真像得了大大的啓示。她總是隱隱中聽見有人對她說話，她當然知道那是呂仙的話。據她說，呂仙是如是說：

「好女兒！你要仔細聽聽着聽着：你不要姐姐妮妮，你要大大方方；你不要驕傲矜持，你要謙和平易。」

所有這些話，那小女孩自然一一做到了。她沒有矜傲，她沒有驕傲，她沒有矜持；她大方，她謙和，她平易。只不過自呂洞賓神仙的眼光看來，她却是總須得要更大方，更謙和，更平易。

又據那小女孩說，呂仙更接着如是說：

「妳要看看地上，妳要看看地面上所有鮮艷的花朵，妳要看看地面上所有美麗的蝴蝶。妳要看看天上，妳要看看天空放光的日月，妳要看看天空發亮的星辰。由此妳便可以知道：凡是在地面上的東西，都一樣要求着美麗。凡是在天空中的東西，都一樣要求着光明。妳須得學習地面上的美麗，妳須得接納天空中的光明。」

這分明是叫她要美麗，要光明。只不過那小姑娘，在這時候，總是覺得沒有甚麼！

於是呂仙又說道：

「玄關門戶開闢，妳就像這樣地過着妳的一生罷。難得的是妳有好的容貌，更難得的是妳有好的心情。說到長壽，那是個個終究可以辦得到的。身體強健的人會活得很久，神志清明的人也必然會活得長久。」

所有呂仙說的一些話，讓那小女孩聽到了以後，那小女孩就像做了一場大夢，忽然又初初醒了轉來。

於是小姑娘立即匆匆忙忙地收拾了自己的衣物，作為自己的行裝。等父母親都睡着了，等茶館裡喝茶的客人都走光了，她就偷偷地走出了家。這時候，天上的明月一輪，讓地上的道路給人看得清清楚楚。這使她就從這清清楚楚的道路上，走入了一個山林。

小姑娘走入了一個山林，山林的明月更是亮。這使小姑娘在月夜裡，也好像在白晝間，山林中的一切，小姑娘都看得分明。

那山林中有一條不大不小的溪水 flowing，流着，流着，又有時不流着。當流着的時候，溪水總是潺潺有聲，而且這潺潺的水聲，還和着一陣陣的風聲，直是使人一時無法分別出：那個是水聲，那個是風聲？當溪水有時

不流着的時候，溪水就匯成了一個清潭。清潭之上，高高懸着一輪明月。清潭之底，又深深藏着一輪明月。那時溪水盈盈，月色也儘是盈盈。間或有一兩片木葉被吹落在水面上，於是水便有着波紋，一圈圈，一圈圈，擴大，擴大……

那山林中各種各樣的景色，小姑娘都十分清楚；那山林中各種各樣的情況，小姑娘都萬分熟悉。可是清楚儘管清楚，小姑娘終於是感到神秘。可是熟悉儘管熟悉，小姑娘終於是覺得清新。小姑娘在那山林裡感到一切的神秘，小姑娘在那山林裡覺得萬物都是清新。

小姑娘看到那山林裡一草一木都有點奇巧，就是連一片樹葉子也感到有點古怪。

小姑娘看到那山林裡一花一鳥都有些來歷，就是連一條溪水裡的小魚也覺得大有來頭。

小姑娘看到那山林裡一丘一壑都有名堂，就是連一塊小石子也感到有多少疑問。

小姑娘看到那山林裡一山一水更是難言，就是連一撮土，就是連一滴水，也都像是具備着一個心，而這一心則更是一生一世都很難說。

五

小姑娘進入了山林，經過了一日，又經過了一夜。她在那一日一夜裡，竟像只是做着一個夢，而且是做着一個大大的夢。

小姑娘進入了山林，看見了一種「真實」，又看見了一種美麗。她在那一種真實和美麗中，竟像是另生出了一種情意，而且生出了一種大大的情意。

也許有人要發出疑問：就是小姑娘在山林裡看見了一種真實，那是真實的什麼呢？或是什麼的真實呢？其實，這在那小姑娘是說不出來的。小姑娘只知道在那山林中看見了一種真實，但不知道是真實的什麼，也不知道是什麼的真實。在這以前，小姑娘會看到一種空幻；但在這裡，小姑娘却分明看見了一種空幻裡的真實。那一種真實，是真實真實，是真實的本身。

也許有人要發出疑問：就是小姑娘在山林裡看見一種美麗，那美麗是什麼呢？或是什麼的美麗呢？其實，這在那小姑娘也是說不出來的。小姑娘只知道在山林中看見了一種美麗，但不知道美麗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是美麗呢。在這以前，小姑娘會看到一種自然；但在這裡，小姑娘却分明看見了一種自然中的美麗。那一種美麗，是美好艷麗，是美麗的自己。在真實的本身裡，小姑娘又發出了一種嘆息。她說道：

「天涯究何所有？」
在美觀的自己裡，小姑娘更看出了一種奇景。那就是：

「天涯滿是星星！」
因此，小姑娘在山林裡，就分明感覺到天涯距離她的身邊，並不會很遠，而正在眼前了。

因此，小姑娘在山林裡，就分明感覺到天涯距離她的身邊，確已在隔壁，確是比隣。

在那天涯的感覺中，小姑娘還想像着一個海，一個大海。可是任憑海天如何遼闊，在那裡終可以看到一片風帆，一個人影；而且在那一片風帆中，在那一個人影裡，還像看到一盞忽明忽滅的燈光，一種忽上忽下的漁火。

那一個人影，是一俯一仰，一會兒俯着腰，一會兒仰着首。這使小姑娘忽然感覺到：一個人就在那一俯一仰裡，忽忽過着他或她的一世。

那一盞燈光是一瞥一沒，一會兒被瞥見，一會兒又沒有。這使小姑娘更忽然感覺到：一個人就在那一瞥一沒中，急急地結束了他或她的一生。

就這樣，便讓那小姑娘在山林中，不敢再望天空中想了又想，而只是看到腳底下走了又走，走了又走。

小姑娘走入山林，在那山林中，愈是走進去，樹林便愈是密密的。

可是當那小姑娘在那密密的樹林中，幾乎是不能再進去的時候，樹林又忽然稀疎起來，而且樹林中的天空也忽然開朗起來。只因那裡一會兒由密而疎，所以小姑娘在那裡走的時候，一會兒又由暗而明。

在那密密的樹林中，會不知道有多少的猛獸？會不知道有多少的毒蛇？那真是十分危險！

在那暗暗的山林裡，會不知道有多少的懸崖？會不知道有多少的絕壁？那真是萬分險阻！

只不過小姑娘走了又走，於是由密而疎；只不過小姑娘走了又走，於是由暗而明。這使小姑娘在那山林中，在那樹林裡，走來還算是平安。



在那山林中，空曠的地方更忽然來到了。於是，小姑娘終於走到了一個空曠的處所。

在那一個空曠的處所裡，有一個湖。在那一個湖裡，有一泓湖水。

湖是很不小，湖水是清清的。那真是一個可愛的山林中的湖，那真是一泓美麗的湖水。

但尤其美麗的，還是那湖中的水禽水鳥，全是白白的羽毛，在湖水上，飄來飄去，遊來遊去。這些美麗的水禽水鳥，以後我們方知道就是那白鵝。

但尤其美麗的，還是那湖邊的花木芳林，全是清香，在湖的四周開個不已，又生香不斷。這些美麗的花木芳林，直到以後，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樹木。

一陣陣的清風，在那湖水上，又時時吹了過去，吹去了一行行的白羽，更吹去了一縷縷的思維，令人如在夢中。

在那裡，你分明是平生第一次到達着，你分明是新到。可是在那裡，你又像是分明於夢寐中見到過無數次，所以你又分明是舊遊。

在那裡，對小姑娘而言，也可說是舊遊，明是新到；說是新到，又明是舊遊。這其間是似新還舊，似舊還新。這真是一個美妙而讓人留連的好所在。

而且那一個好所在，還有一個好人兒。這一位好人兒，其實是天上的一位仙子。

這位仙子很是年青，通常一位仙子總是年紀青青的。

天空中高懸着一輪明月，照耀着一切，如同白晝；這自然也是照耀着那位仙子，照耀得清清楚楚，所以自然讓人看得分明。有的時候，明月也不是不會躲在雲裡的。只不過月在雲裡，星終在雲外，就是憑着那閃閃爍爍的星光，也儘可分明看到那位仙子。

當那位仙子翩然來到那湖邊時，明月照着牠，星星也照着牠，照着牠的步伍，令人看去，像是行雲。當她停在湖水之濱時，行雲也停在湖畔。她翩翩來到，又玉立亭亭。明月和星星更照着她的容顏，她給人看來，是如此美好。就是湖水裡的魚兒，也慢慢地游了過來，和她親近。

那些湖上的白羽，原就是白鵝。白鵝一隻一隻，徜徉於湖水之上，湖水還映着白白的鵝影。白鵝遠遠地游來，鵝影也遠遠地來到，白鵝與鵝影，都不響一聲，竟都怕驚動着仙子。

有時微微的風也從水上吹了過來，那當然是清風。清風輕拂着仙子的衣履，可是慢慢地清風裡竟像有一點點濕潤起來了。很明顯的，那是上天下地，一齊在準備着露水的來臨。

露水來臨到地面上，自也來臨到湖水邊。只不過在這種，不管是在地面上或是在湖水邊，總是纖塵全無，這就無怪那露水總是那麼亮晶晶的像珍珠了。

月夜，那山林裡的月夜，那山林裡湖水中的月夜，那山林裡湖水中一些白羽又加上一些游鱗的月夜，會真是一個冷清的月夜。在那裡，真個是月明從來如水；在那裡，真個是月明千古冷冷。

七

加上那位原先到達的好女兒，那山林裡的湖水中，已有了兩個人影了。好女兒眼着着湖水盈盈，那位仙子也眼着着湖水盈盈。她們倆都無言無語，她們倆都不須言語。她們倆的眸子都對着湖水，她們倆的眸子上加上湖水，更都是分明。

說到她們倆所穿的衣服的颜色，那是不須加以解說，也無須給人提起的。總之，一位仙子的仙裳，是沒有不是清新的。至於那石家小姐的衣裙，雖然是十分樸素，但給人一看之下，就知道她是好女兒，就給人十分稱心，而大加讚賞。

石家小姐和仙子彼此對着在湖水之濱，自然是對立了很久很久。只不過你要是問着她們究竟對立了多久，那是無人能够知道的，也不必要知道的。我們只知道她們倆，久久在湖邊對立着，竟使天上跌落了星星。天上的星星，為她們一個一個跌落下來，這使那山林裡的湖水上，更是水波蕩漾，蕩漾……

終於青天就將要破曉了，終於明月也將要失明了，終於露珠又愈來愈大了，終於淚珠更愈來愈多了。那時候，湖水盈盈，露水盈盈，淚水盈盈。石家小姐的衣裙樸素，石家小姐更有顆樸素之心。就這樣，讓石家小姐在那時候，竟連一己在想什麼，都完完全全不清楚了。

石家小姐猛憶起以前喝着殘茶的事。她真不料那位老乞丐就是呂洞賓，就是活神仙。她遇到了一位活神仙，他就是呂洞賓，這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當那位活神仙也就是呂洞賓問她要想怎樣時，她那時候是只想活得久一點，只想能够長壽。可是現在她開始發生問題了，她自己問着自己道：「活得久一點，究竟有什麼好呢？」

她更自己問自己道：「一個人為什麼要長壽呢？」

她這樣自己問着自己，她的心已是不由自主了，她的心竟像是已失掉了。

於是她便不知不覺地暗暗呼天，又不知不覺地暗暗祈禱。她呼叫着青天，她祈禱着神靈。她在這時候，是一切不思，也一切不想了。她一切不思不想，只想着把那失掉的心找了回來。

正在這樣思想着的一剎那，那湖邊的仙子不見了。

只不過當那美好的仙子不見了的一會兒，一位老乞丐，忽又出現在那仙子對立着的原地。這就使什麼人都會知道：那仙子分明就是那乞丐的變形。

石家小姐對那乞丐，自然很熟悉的。她端了一個多月的茶給那乞丐喝，而且還吃了那乞丐的殘茶。

當石家小姐喝了那老乞丐的殘茶以後，她就知道了那乞丐是一位大大的仙人，但她絕沒有想到那乞丐又是一位如此美好的仙子。現在那山林裡湖水旁的真像揭開了，這真使那石家小姐萬分驚奇，這更使那石家小姐萬分歡喜。

於是石家小姐對着那位老乞丐，真的嬉笑了。她嬉笑着那位老乞丐，一同從那湖水之旁，走出了山林。

小姐和乞丐，一同走出了山林；小姐伴着乞丐一面走，一面笑，一面談，小姐對着那乞丐真是殷勤。小姐在那時候是走得慢慢，笑得甜蜜，談得殷勤。

只不過那乞丐是太老了，那乞丐是太難看了。那乞丐又醜又醜，那乞丐又穢又醜，這使任何人見了都想遠遠走開，那無怪石老闆見了更是惱怒萬分。

石家茶館的老闆，苦苦地勸說着他的好女兒。他起初是慙慙勸說，他隨後怒氣冲天。他斥責着他的女兒不孝、不肖；他辱罵着他的女兒病狂心喪。這時候，那乞丐雖然是早已不見了，但小姐總是有話難說。小姐忍耐着，忍耐着，忍耐着，她是忍耐了無數的辛苦。小姐真是傷心萬分。小姐真是苦到極點，小姐幾乎是不想再活下去了。

芝加哥剪影

黃潤岳

當我到芝加哥的時候，溫度是零下七度，密西根湖邊的水已結上了冰。從有暖氣的火車中走出來，站在北風中等德士，全身冷得發抖！到旅館已是午夜以後，洗了臉又走出來吃晚飯。旅館裡燈火輝煌，高朋滿座，好像是華燈初上，誰也沒有注意已是凌晨二時了。有許多電影院仍在放映，觀眾也很不少。大雪紛飛中，街頭的行人和車輛，還是川流不息。如此城開不夜，只有紐約可與相比。那裡的時報廣場，午夜才是開始活動的時候，二點，甚至於三點方到高潮。

芝加哥是工業城，也是商業城，還可以說是文化城。它擁有各級學校一二五八間，各種職業學校兩百間，各種宗教的禮拜堂二千餘所。全城四百萬人中，有一百萬是外國人。據說僅是交通大學的校友，在芝加哥附近就有五百左右。因此，這裡的唐人街與紐約的相比，也無遜色。

市內交通除了巴士和地下車之外，還有一種架在高空的鐵路，與近郊相通。市容與紐約相似，街道稍寬。在鬧市中有家百貨公司，前面有兩棵樹，每棵花去美金一萬四千元。最大的康納旅館可容萬人，屋頂還有供直昇飛機降落的機場。世界聞名的屠宰場，目前已謝絕參觀。我只看了幾個著名的博物院。

藝術博物院中收藏西方古今美術作品甚多，各名家常專闢一室，學生們可自由進入臨摹，每週還有幾次專題講演。樓下後部，陳列了許多我國古代的銅器和瓷器，另有許多佛像。旁邊是陳列中歐的宗教壁畫和手工製品，學生們集體去參觀時，院中有人嚮導，分門別類的解釋。歷史博

物院中，也有一室專門陳列我國的歷史文物。天文博物院較紐約的略小，經常有學術講演，每個月換一個講題，每兩年換一個節目，使一般人在兩年之內，能獲得基本的天文知識。由於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目前的講題，已着重在人造衛星的運行和旅行月球的可能性之類了。

科學與實業博物院，可說是最有趣而且最大的了。整個建築完全是希臘式，連用女神作柱頭也和雅典巴色隆古廟的一樣。建築費是兩千萬美金。院外有一座第二次大戰時俘獲的德國潛水艇，可購票入內參觀。這個博物院分成許多部門，我會花兩個下午，仍只走馬看花似的看了一部份。解說全用電話，拿起聽筒就可聽到。從航空、航海到農場畜牧和製造玻璃，無所不包。所有陳列品全是活動的模型，配上燈光和音樂，異常和諧和悅目。也有用電影解釋的，用燈光或文字解釋的，只要將電紐一按即可。

密西根湖邊，變成一個大公園。有一個噴泉，建築費是二百餘萬，每分鐘噴出一千五百加侖水，晚上用五彩燈光配上，至為美麗。一九三三年填湖築成的一個飛機場，曾為陸軍飛彈基地，目前只剩下幾個空架。湖邊原有一個大碼頭，現今作為伊利諾大學的展覽場。

除了伊利諾大學之外，尚有芝加哥大學，附屬有中學小學和幼稚園。芝大的那座教堂，建築費為九百四十萬元，其雄偉可以想見。芝大的校舍沿着一條大馬路，長達一哩，可以說是芝城的文化中心。

城郊的無名英雄非常大，後面有一長串浮雕

，幾十個形體不同的人像，象徵着人生的不同的過程。高約三呎，長達五十呎，好像一幅長的壁畫，也是非常獨特的。

我曾參觀一個市立花園，佔地在兩英畝以上。全部玻璃屋頂，裝有暖氣，溫度經常在七十五度以上。主要的花房中，都是熱帶植物。星馬常見的小棕櫚樹，在那裡變成了寶貝，有工人用水把葉子一片片去洗，我看了不禁好笑。在美國，人工貴，樹葉有人洗，那樹可極受珍視了。外面風雪交加，裡面溫暖如夏，因而遊客甚多，尤以老人及小孩為最多。花園中盆花不多，地面的泥土是從別處運來的。花草既是由人工培養出來的，長得特別茂盛。花的顏色和花朵的大小，也好像是用機器做出來，全是一樣的。美國人工種出的中國茶，也是一樣。如白茶、藕、草菇之類，色香味均好，真可說是「巧奪天工」了。

芝加哥的唐人街，雖然免不了也是出賣許多日本小玩意，中國菜館的廣東菜，味道還算正。幾家大旅館中，美國顧客似乎較中國顧客多。芝加哥大學附近的豆腐店，却是日本人開的。日本商店的鹹魚薰肉，中國人吃起來也很夠味。美國華僑多靠開洗衣店和菜館謀生，據說現在很多大都市的中國旅館，經理廚師和侍者雖然是華僑，老闆却是猶太人，華僑的生路愈來愈狹。我航心某一天日本人也擠進洗衣業，那華僑可糟了。後來我再到檀香山，我就發現日本人和日本人開的商店，遠勝於華僑。將來怎麼辦呢？美國華僑開始遭遇難題了。

芝加哥素為美國的罪惡城。在外表上，我一點也看不出；從當地報紙的社會新聞中，也找不出甚麼特殊的印證。我會以此詢諸嚮導。他說：現在大家改用打字機在鬥爭，不以手鎗小刀相向。從法律的縫隙中去鬥智，角力的時代過了。這比紐約已經進步了。

散文二章

· 堂錦黃 ·

竹蔭

我愛綠竹，而尤愛有一片秀朗的竹蔭鋪展在步履前。

當我穿過那片竹蔭，我始懂得遠古隱者的襟懷，方悟出他們爲甚麼總愛在綠竹旁邊結築茅舍，以杜絕塵寰了！一叢修竹賦人的情懷，原是如此寧靜和柔美呵！

漫步竹林，看見雨後嫩泥的新筍，倔強地還向透來的陽光掙扎，空虛的胸中便有一股力量開始動盪。那慢慢爬行的蝸牛，也有如此堅強的求生的毅力，從深埋在泥土中的竹根一節節向上攀爬。這些，都是有意給我以生活的啓示吧？

不知誰家的雄鷄，老愛在竹林邊高啼，驚醒清夢中的睡蛙，也驚醒沉迷中的我，使之惶惶地獨立在夢境邊緣，辨不出天色和時光。而一隻翠綠的小蛇，經我腳邊爬行的時候，毫無對我傷害的意思，更使我有領悟：一向被人稱爲狠毒的小生靈，生長在和平的世界裏，竟也是如此良善呀！

晚間，月光輕輕洒落在竹葉上，是誰剪碎了月光的影子？三三兩兩，整齊而又零亂，像一片爲誰遺忘了的夢跡。（然而，是誰遺忘的夢跡呢？）這時，我最愛狗臥在別人所遺忘的夢跡上遐思，靜聆風的歌唱，聽自然在沉默中低語。這時，我方才接觸到真實的人生：純樸、安定、悠閒。也只有這時，我才真正能棄絕市囂，任意沉思，而在沉思中，選擇憎愛，檢討自己。

在每個辰光裏，我最怕風雨陰晦的黑夜。晨起，看見正在抖落雨滴的竹葉，仍挺拔地迎着朝陽，於是，一抹會心的微笑，在我寂寞的臉上展開了。但，我却覺得奇怪，一竿心空的瘦竹，也有如此倔強的抵抗力，不爲暴雨折摧，不在風中低頭。

那攀沿在竹竿上的小紫花，不是很美麗嗎？可是，它經不起折磨，祇一夜風雨，便已遍體鱗傷。竹，不會傾倒，而屹然地站立着，那竹蔭也永遠是完整的。

我雖然沒有古隱者的胸臆，却願株守一片綠竹終老。在竹蔭裏，懷古，思今，讓思緒自由馳騁。在這浮囂的時代，偷一個空閒，能偶而徘徊竹林中，那些被聲色光影誘起的惡念，便頓然滌淨了。這樣，我便可以在起步的工作上重新奮起，在沉落中獲得新的生命。

因此，我愛綠竹，而尤愛有一片秀朗的竹蔭鋪展在我庭前。

黃昏

黃昏是一首凄婉而美麗的抒情詩，它有時給我靜謐與慰藉，有時給我煩惱與哀愁。

我愛黃昏。是的，我時常獨自倚着窗欄，期待着黃昏輕輕走到我身邊來。當我斜望着在微風裏擺蕩着的棕葉上映着的殘陽餘輝時，知道黃昏已經來臨，立刻感到一陣輕鬆，擺脫了白晝給我的疲憊的重担。但當我投到黃昏的雙臂裏時，我的心靈上，却蒙上一層朦朧的哀傷與寂寞。

是的，陪伴着黃昏來的是寂寞。我記憶中的黃昏都是秋的寂寞，沒有春的歡躍——那些短暫的歡笑的黃昏，都被壓踏在我走過的路途的底層了。我願記起，又害怕記起，而遺留在記憶裏的只是寂寞了。然而在這寂寞中，我並不感到孤獨。我不知道你有過這種感覺沒有？在一個極端熱鬧的場所中，人們正在酒興方濃時，你却感到分外孤獨，好像你並不屬於他們，也不屬於你自己。有時你自己橫臥在郊野中，望着流雲、柳岸，聽着蟲鳴，你並不覺得孤獨，你也成了雲樹，成了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順風搖曳。這裏我所說的寂寞而不孤獨，就是這種感覺。

黃昏時候，我常常去尋找這種寂寞，這種寧靜，這種安慰。

漢水，曾伴我度過許多寂寞的黃昏。我常常帶着一本自己最喜歡的書，順着江流，向着蘆葦叢邊走去，躺在泥土上，凝望着紫色的山峯，褐灰色的孤獨的茅舍，婀娜搖曳的垂柳，飄蕩在碧空中的流雲，和直直地指向雲端的白楊。這些自然的景象，淨化了我的靈魂，似乎同希臘諸神相邂逅了。

在嘉陵江畔的亂石上，我也曾送走許多黃昏。坐在突出岸邊的岩石邊，我望着江面上的小舟，在岸灘上匍匐着的赤膊的船夫蝸牛般拖着船兒徐徐前進，船夫們聳起的健實的肌肉和斷續的抗育的聲音，使我感到「力」是這種力，它會驅逐掉懦弱與眼淚。這力建築了雅典的廟宇，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萬里長城；這力建造了世界，建造了人的文明。

這些年來，也許是年齡漸長，現實緊緊抓住我每個細胞，縱令在黃昏時候，我也難以再體驗到這種美與力給我的愛覺了。記得一位唯美派的詩人曾對我說：青年是詩的，中年是散文的，老年是論文的。難道詩已離我遠去了？我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也許，我不能再享受黃昏的美的時刻！

鄉土之戀

Thu Ramamurthy
魄力

哈蒂低垂着頭走開了。

地方上的審判委員都奇異地互視着，並且喃喃地說：「爲什麼他會變成這個樣子？」

哈蒂之受到審判是這樣的：他偷了賴莫的一隻白公雞，把牠賣了出去；可是，終被物主找到錢索，提出控告。

×

×

×

哈蒂也有過一段好日子的。就是現在，他的兒子武打已能自立，在孔巴的一間紡織廠裡做事。但他不願放棄那塊屬於自己的園地，寧可過着苦日子，而不去依靠兒子享點清福。

然而不幸得很，大自然却一直和哈蒂作對，幾年來都是雨水不調，農作物歉收，他的命運就更悲慘。有的時候，他的兒子也寄多少錢給他用，或者他替人做點散工賺一些錢過活。他是割椰子和編織椰葉蓋房子的好手，不過年事日高，手脚不像過去那麼靈活了。

也有人這樣的責問哈蒂：「你的兒子在都市裡，可以供養你的。爲什麼你一定要獨自住在這地方？」

對於這樣的問題，哈蒂永不出什麼答案，而只是聳聳肩，揚揚眉，一味傻笑。他的上唇長滿濃密的鬍子，當他笑的時候，似乎是從鬍子裡面笑出來的。

有的時候，哈蒂也會向人提出反問：「我的祖先有沒有遺留下一塊園地給我？爲什麼我要放棄它而去依靠我的兒子？我要是走了，又有誰來看守我的園地？」

「那末下地獄時，也要帶着你的園地了！」有些人會這樣的說：「連年雨水不調，你這寶貴的園地沒有收成，又有什麼用呢？」

於是，哈蒂便仰望着天，在笑。「唔……」他喃喃地說：「遲早會有雨水的，遲早會有好日子的。」

一天，地方上的審判官在街上攔住哈蒂，他說：「爲什麼不賣去你的園地，去你兒子那邊？如果你在這裡死了，我們要用公費火葬你的！」

哈蒂一樣地在笑，瞪着眼說：「不要花費金錢在吹吹打打了，只要以極便宜的方式來埋葬我好了。」

審判官纏住哈蒂不是沒有企圖的。昨晚他被什麼蟲兒叮傷，而哈蒂就是治療蟲叮出名的。哈蒂會叫患者站立在他的面前，口裡唸唸有詞，患者便會感覺得好些了。這是心理上的反應，或是什麼別的，沒有人可以道得出來。

有兩個証人，看見他偷了賴莫的白公雞。同時，那誤買贖物的農夫也證實是他。這樣，誰還相信他會無罪呢？

「爲什麼要這樣做？」審判官叱道：「你應該感到羞恥，一個像你這麼年紀的……」

哈蒂却默不作聲，只是呆呆地站着。

「這老頭子太窮，當他看到鄰居的鷄時，他不能抵抗誘惑……」

這就是審判官概括案情的結果。

審判委員都對哈蒂表示同情，他們各自掏腰包賠償雞主，並叫哈蒂回去了。

過後，當一些人向哈蒂提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只是仰望着天。「待雨水來的時候，」他說：「如果我有收成，我可以把錢還給他們的。」

哈蒂對於這件事很樂觀。他以為村民這樣取悅諸神，是不會沒有酬報的。

最後，當季候風吹來了雨雲，大雨傾盆而下時，那個審判官想起哈蒂和他的園地，便自言自語地說：「哈蒂會高興得跳起來，甚至在泥土上打着滾呢！」

一大清早，雨停了。審判官走出他的屋子來，只見到處都是水，到處都是濕漉漉的。

審判官在想着：現在有了水，要是能夠買下哈蒂的園地……

哈蒂的園地原很肥沃，就是缺少了水。審判官勸他把園地出賣而走去他兒子那邊，只不過是出於自私的動機。

於是，審判官去找哈蒂，但屋子裡已不見着他了。

審判官又去到哈蒂的園地，却發現很多人圍在一堆。原來哈蒂橫臥在他的園地上，一把鶴嘴鋤在他身旁，還有一條分作兩段的眼鏡蛇。

村子裡的一位長者，向衆人分析昨晚可能發生的情形。他說：「當下雨的時候，哈蒂一定提了鶴嘴鋤來到他的園地，這條眼鏡蛇一定在黑暗中咬了他。看！他的左脚有一個傷口……」

每個人都同意他的說法，還嘆着氣。

審判官故意做出一種同情罹難者的聲音來：「這可憐的老人，昨天才跟我談了一個鐘頭，要我出一百個『魯比』賣他這塊園地，我答應會考慮這一筆交易……」

「什麼？才一百個『魯比』！」人羣中有人驚奇地說。

那長者又說了：「你知道他前幾天怎樣告訴我的嗎？他說無論誰人都不能佔他的園地，就是他死了，他的幽靈也永久出沒在他的園地上。」

接下來是一片寂靜，死一般的寂靜。

審判官的臉色變成蒼白，忙改口說：「我沒有意思賣他的園地，我……」

每個人都不說什麼，慢慢散了開去。

我所見到的沙蓋人

·高峯

印象中的原始民族應該是粗獷的、勇毅的。腰間圍着獸皮，手裡持着長矛，馳騁於一望無垠的原野上，跳躍於叢叢密密的森林中。在山崗上，在高原上，他們凜然地站立着，目光掃視四週。野獸們四竄逃奔，荒草在勁風中戰慄，陽光下的黑影長長的，顯得威武而莊嚴。多少久遠的年代，這些吃生肉、喝鮮血的人們在統治着整個世界。

在電影的銀幕上，在美國的西部片中，紅蕃的剛強、沉毅，更活生生的留給我們現實而深刻的印象。那些頭上繫着羽毛、臉上塗着彩色的騎士，會給早期到美洲移民的人們以極大的威脅和強烈的恐怖。他們的弓箭，他們的長矛，雖敵不過白種人的洋槍、火炮；但爲了捍衛自己的土地，反抗異族的侵佔，他們從來未曾屈服過。一聲長嘯，幾隊驟騎，像颯颯地掠了行旅的財物，燒毀了開拓者的草屋。他們的行動飄忽，出沒無常，山頭上偶爾發現的一匹孤騎，草叢中偶爾遺落的一片羽毛，都會使自命優秀的文明人喪魂失魄，戰慄震驚。多麼標悍、多麼可怕的原始民族呀！

在一次化妝晚會中，我遇到了一個化裝的紅蕃。長長的蓬髮垂落兩肩，臉上塗着紅的、藍的、黑的、白的顏色，身上畫着紅的、藍的、黑的、白的花紋，腰間圍着一塊獸皮，左手持着一面籐盾，右手拿着一支長矛。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假扮的，既不會殺人，也不會放火。但當他突然一聲銳叫，驀地跳到我的面前，我的心仍然不自制地怦怦在跳。鄰座的幾位女客，更是大吃一驚，尖叫着爭相走避。多麼標悍、多麼可怕的原始民族呀！

假期中，約了幾位朋友到金馬崙高原去。說得文雅一點，是爲避暑。實際上，勿寧說是爲了「探奇」。金馬崙的氣候涼爽，景色宜人，任人皆知這是馬來亞唯一的避暑勝地。但是，避暑休養，似乎是有錢、有閒的人們的專利。平時省吃節用，加上多開幾個夜車賺點稿費，勉強湊足的旅費，剛離家門不到半天，心裡便惦记着料理未清的雜務。一份牽掛頗多的庸俗心情，也來高談「避暑」，不僅寒儉，並跡近不自量力，附庸風雅了。所以，說是「探奇」，說是廣開眼界，看看只在書上讀到過，只在電影上看到過，只在化裝舞會裡遇到過，而從

未親眼目睹的原始民族，反而比較確實。因爲金馬崙高原不只風景佳勝，並且還有着未曾開化的沙蓋族雜居在其間。

火車抵打巴後，轉乘的土上山。車過檢查站，便進人山區。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到處罩滿了樹蔭。蟬鳴鳥啼從路旁的樹林傳出，涼風吹到身上沁人心脾，這裡的確是個名不虛傳的勝地。除了幾部上山的車子，沿着山邊的公路謹慎地慢慢爬行外，路上的行人不多。偶然幾個赤膊的鄉人經過，看他腰間的沙籠，便知是馬來人。這與我們在普通鄉鎮裡所看到的，並沒有異樣。

車子越望上行，坡路的斜度越高。公路沿着山壁繞來轉去，有時探首下望，萬丈深崖即在面前。深崖裡長滿了不知名的野樹野藤，車子便好像在這些樹梢上、籐尖上輕輕地跑過。偶而山壁上的小樹折斷了一兩枝，低垂下來極枝上的樹葉擦着車窗，像一隻毛茸茸的巨手撫摸在臉上，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氣。野花的清香，拌合着新鮮的泥土氣息，被陣陣涼風吹進車內，身上打了一個寒慄。這涼風不只驅散了山下的鬱熱，令人舒暢，並且微帶寒意了。密密的樹林雖然依舊翠綠，但也有片片的黃葉、紅葉散鋪在公路上。一輛汽車跑過，它們便像剛會走路的幼兒似的，搖搖擺擺地跟在後面追趕，旋又精疲力盡絕望地摔倒在地上。的士忽然「扎」的一聲煞住了，一條二三尺的大四脚蛇，一搖一擺地橫過公路，鑽到山邊的草叢裡去。據說駕車的人有着一條禁忌：任何動物的鮮血染在車輪上，都是不吉祥的。就是這條禁忌，拯救了那條四脚蛇的性命。

「喂！快來看，沙蓋了。」同車的朋友，像發現了奇蹟般大聲驚呼着。

三個身材不高而瘦瘦的人物從對面走來，除了胯下兜着一塊破布外，全都裸露着。深褐得發黑的粗糙皮膚，雜亂的黑髮緊緊地拳曲在頭上，鼻子扁扁的，嘴唇厚厚的，兩隻眼睛深陷下去。他們的手裡都握柱一隻步槍，有的斜背在肩頭之上，有的橫提着，也有的像用手杖般地持在手裡。

怎麼深山裡的沙蓋人會携有現代的武器？他們會不會攔住我們的

汽車，搶去我們的皮箱，剝掉我們的衣服，然後把我們俘虜到森林裡去，在鼓聲與火光中把我們用刀殺掉？一陣莫名的疑懼襲擊我的心頭，雖然這疑懼不同於美洲移民者遇到紅蕃那樣的戰慄。

「這是開化了了的沙蓋，他們已被政府武裝起來，參加地方的保安工作。要看真正的沙蓋人，還要再到山上。」司機發現了我們的不安，急忙用話解釋。

車子不停地向山上開去，三個已受文明洗禮的沙蓋軍士被拋在後面，我們的心慢慢平靜下來。車子不停地向山上開去，三三兩兩的沙蓋人也越來越多了。他們不分男女老幼，千篇一律地都是胯下兜塊窄布。有的比較開化的女人，腰間圍條花沙籠，已經算是盛裝華服了。除去他們穿衣比較少以外，我很難發現他們的行動究竟和我們有甚麼不同。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地安詳的在公路上走着。一輛汽車駛過，他們閃躲在路旁，偶而也抬起頭來望望車裡面的人。也許心裡在想著：爲甚麼這些人穿這麼多的衣服呀！這和我們隔着車窗，以好奇的眼光投向他們黧黑半裸的身體，並沒有差別。

偶然，一個肩抗長竹竿的沙蓋人，打從車旁走過。據說這根長長的竹竿，便是他們的謀生工具——吹筒。利用這吹筒，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森林裡的野猴和松鼠射殺，作爲果腹的美食。雖然他們身懷絕技，但絕無意思傷人。在金馬嵩高原上，他們聚族而居，遷徙不定，與山居的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都能和平共處，互不相犯。沒有人懼怕他們，他們也從不嫉視旁人。這種與世無爭的快樂生活，也許正是文明人所求之不得的。

在公路的一個轉彎處，一輛囉囉車停在山旁。幾個健壯的沙蓋人，正在把剛剛採伐的木材，從森林裡一棵棵地傾出來，堆放在囉囉車上。他們的腰間，都插着一把鋒利的砍刀，行動迅速而敏捷。汗水從額上流下，滿臉都是泥痕。兜在胯下的破布被汗水浸濕了，更窄細地夾在兩股之間。他們的臉上露出笑容，黑黑的面孔襯托着一排雪白的牙齒。他們正以勞動所得換取日常需要的鹽和米，作着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貿易。

車子將要抵達高原的時候，遠處的樹林裡，露出幾座疏疏落落的，高脚茅屋，那是沙蓋人聚居的地方。司機把車子駛慢，我們在車子裡遠眺沙蓋人的村落。忽然在不遠的一棵樹蔭下，發現幾個沙蓋婦女蹲坐在草地上休息。中間一個比較年長的，穿了一件半新的沙籠，臉上塗抹着紅白間隔的橫紋。紅蕃的影子，突然躍現在我的心頭。現在出

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多麼憔悴，多麼可怕的原始民族呀！

我們急忙令司機把車子停下，從車上匆匆地跳下來，向着那幾個沙蓋婦女走去。她們向我們呆望了一會，便扭轉回頭，跑進了山坡下的樹叢。我們站在那棵她們停留過的樹蔭下，向着那些落荒而逃的背影，楞住了。那塗彩的面孔所象徵的勇敢和堅毅那裡去了？想不到她們竟是這般羞怯、畏懼。

第二天清早，經過旅店主人的介紹，找了一個馬來人作嚮導，我們正式訪問沙蓋村。走了一段崎嶇難行的羊腸小道，跨過了一棵橫倒在路間的大樹，淌過了一條深不及膝的小溪。太陽在頭上開始放射威力，我們步行了不到幾步，便已渾身是汗了。汗水黏黏地貼在身上，週身都不舒暢。褲子上刺滿了草籽，皮鞋上沾滿了黃泥。我們滿懷着「探奇」的興奮，倒真的有些像電影裡的蠻荒探險家了。

沙蓋村只是幾座臨時搭蓋的高脚草棚，這裡居住着幾十個沙蓋人。白天，成年人都到山裡謀生去了，剩下的是婦人、小孩和不能勞動的老年人，靜靜地顯得非常空曠、荒涼。那位馬來嚮導提高嗓門喊叫了幾聲，幾個黑得發亮的半裸的身子，從高高的草棚裡探出來，看看我們這幾個陌生的訪客，又把身子縮了回去。只有幾個全裸的小孩子，從草棚裡跑出來，瞪着大大的眼睛，圍着我們傻看。樹上幾隻小鳥被我們驚動了展翅飛走，四週曼長的雜草都懶惰地低垂了頭。這座爲原始民族佔據的營寨，竟是這樣地寂寞、沉靜、無聊。

我們爲了不虛此行，便請那位馬來嚮導招呼幾個沙蓋人來與我們拍照留念。最初，他們推推拖拖，扭扭怩怩，顯出很不樂意的樣子。後來一位朋友掏出二張一元的叻幣，交給一位長者，他才高興地拉來幾個小孩與我們一起拍照。當他接過紙幣以後，用手反復地撫摩着，繃繃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眼睛裡閃耀着和善、喜悅，一點看不出凶殘狠惡的眼光。

像拍完了，奇探過了，我的心裡充滿了空虛、悲哀。

粗獷的、勇毅的原始民族，腰間圍着獸皮，手持裡着長矛，馳騁於一望無際的原野上，跳躍於叢叢密密的森林中。在山崗上，在高原上，他們凜然地站立着，目光掃視四週。野獸們四竄逃奔，荒草在勁風中戰慄，陽光下的黑影長長的，顯得威武而莊嚴。……

眼前這些柔順和善的沙蓋人，就是我印象中的原始民族嗎？

我實在不敢相信。但是站在我的身旁，與我並肩拍照的，就是他，又令我不能不相信！

寫「再寄小讀者」的冰心

劉福如

雜文壇

崛起於五四運動之後的謝冰心，其名宛如一顆磁石，吸引了多少青年人。在當年，當你踏進了燕大的校門，你的第一個課題，便是顧盼嚮往已久的女詩人。可是她的服裝並不摩登，走路總是低着頭，使你所看到的僅僅是側影而已。因此，跟她雖有數年同窗之誼，有的竟尚不識廬山真面目呢！

其實，她的風姿儀態，遠觀似勝於近看。遠遠望去，你將發現她的聖潔而端莊，恬靜而淡雅。如你觀賞於呖尺之間，那你將發現她的美麗不如想像：臉色雖白，却有不少雀斑；手度雖好，身段却不苗條。她只有莊靜，而缺乏嫵媚；只是象徵秋月，而不似春花。她在中學末後兩年和剛升進大學時的作品，是詩篇多於散文；

爾後的創作，却是散文多於新詩，自然也寫寫短篇小說。由於她對母愛備極推崇，對大海特別喜愛，是以在寫作中多描寫母愛，謳歌海洋。她的散文和詩篇，風格清新，字句間充滿情感，令人百讀不厭，一再低徊。

一九二二年，她結束了大學課程。在畢業前，她在晨報上發表了不少為少年朋友而寫的短篇散文，對於小讀者確具有很大的魅力。當畢業後，她就要放洋了。晨報副刊的編輯先生，惟恐她這一走，會影響到報紙的銷路，於是約她出國後仍為晨報寫稿，這就是她到太平洋彼岸陸續寫「寄小讀者」的由來。

後來，她嫁了吳文藻，夫妻兩人同任教於燕大社會系。現在，她已到五十之年，美人遲暮，自然是垂垂老矣。

大陸易手以後，她一直沒有出來。雖然中共派她去過日本，也去過匈牙利和埃及，但她始終是誠惶誠恐的。

在今年二月「中共作家協會」的座談會上，她曾提出今年的創作計劃。她說：今天我能在這裏談一談自己的創作計劃，這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大躍進」了。我躍進的第一步，就是「老店新張」，寫「再寄小讀者」。她又說：過去我總認為自己的社會活動多，和寫作有矛盾；現在我要「大躍進」，把社會活動和寫作結合起來，把我在國內外看到的山川美景，動人事跡，在「再寄小讀者」中告訴孩子們。我願提出保證：在七十歲、八十歲、一直到九十歲都

寫下去。

果然，她的第一篇「再寄小讀者」的通訊，已於三月十一日發表了。她開始便說：「我有許多話，許多事情，不知從何說起。我鼻子裏有點發辣，眼睛裏有點發酸。」她又說：「自從決心再給我們寫通訊，我好幾夜不能安眠；今晨四點鐘就醒了，睜開眼來是滿窗的明月。我忽然想起不知那位古詩人寫的一首詞的下半闕：『卷地西風天欲曙，半帘殘月夢初回，十年消息上心來。』……」只這幾句，隱隱道出了心中的哀怨，真是悽厲欲絕了。

「十年消息上心來」。這十年中，她所遭遇所感想到的是什麼？真個是「不知從何說起」。但是我們知道：今天中共逼迫她寫，她是不能不說的。如何說？自然非裝着平時的笑臉，非編造出一些好話不可，終於還得為中共歌功誦德，所以她就不得不「幾夜不能安眠」了。過去她對「小讀者」們說的，是自己要說的話；現在要說的，却是違心之談，言不由衷，而是欺騙「小讀者」的話。清夜自思，內疚實深，她該是何等地難過！

她的這篇通訊，是在三月十一日發表。這時候，正當春風駭蕩，萬象昭蘇，草木萌動，生意盎然，而她却想起了「卷地西風天欲曙」的一句。這時候，正當「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而她却想起「半帘殘月夢初回」。她的心事如何，讀者們應是可以意會的。

這「十年消息」，在她的內心裏，只是「卷地西風」「半帘殘月」。試想此情此景，又正在「天欲曙」而尚屬黑夜，「夢初回」而無路可走之際，這一般滋味，如何去排遣呢？她不引用別的古句，偏要開端第一篇引用這古句，自有用心。這所謂「十年消息」，又暗藏了這九年共黨統治。她的用意和她的技巧，是相當深奧玄妙，而值得寄予同情的。

第二篇「再寄小讀者」的通訊，是三月十五日發表的。她報告了一點她赴埃及的見聞，對於埃及的氣候和尼羅河的灌溉有所描繪；但在字裏行間，沒有過去充沛的情感，更無法寫得娓娓動人，當然更不會引起共鳴。以後再寫下去，也就可想而知了。

總之，今天留在大陸文人內心的悲痛，有時也免不了自然流露，像上述冰心的第一篇通訊，就不期然忍不住她心底的哀愁了。

黃太太愛狗，是這裏遠近出名的。不過，那似乎是偏愛，因為她只愛她自己養的一頭叫什麼「達基」的。

「達基」每天吃的是牛肉，長得肥肥胖胖，毛色發亮，很能逗黃太太的歡心。

這也難怪，黃太太膝下虛無，「達基」自然成了她的寶貝兒子，得到母愛似的照料。

X X X

早晨，太陽照在巷裏，附近的孩子們聚集一堆做遊戲，他們把鞋子脫在一旁。

大約半個鐘點以後，其中的一個孩子，忽然一聲驚呼：

「大家快走，瘟『達基』又來啦！」

這一呼真是非同小可，孩子們好像聽到緊急警報，都爭先恐後拿着鞋子逃跑。「達基」飛也似的趕過來，把較年幼的一個孩子撞倒在地上，還啣走了他的鞋子，按在地上嚙咬。

孩子的母親聽着了哭聲，踉踉蹌蹌跑出來，把孩子自地上扶起來，拍去沾在他屁股上的塵土，然後大罵「達基」天壽，還從地上拾起一粒石子，瞄準「達基」的頭擲過去。

「汪」的一聲，「達基」放了鞋子，夾着尾巴逃開了。

孩子的母親轉回屋裏，却被後面的怒罵拉了出來。

「喂！妳這麼狠心打我的狗，我打妳的孩子可以嗎？」黃太太把油桶似的身軀塞在門口，四方臉氣得通紅。

「哼！要不是妳的狗撞倒我的孩子，咬破我孩子的鞋子，我又怎會打妳的那個寶貝？」

「跟我講好了，何必動手打牠，牠是不懂事的！」



「妳明知牠不懂事，何不把牠關起來，這種事已經不止一次了。」

這時，散開的孩子聚集在她們之間，幫着一方助陣。

「死『達基』，有一次嚇我弟弟哭……。」

「……我姐姐晒的衣服……被撞倒……弄得很髒……。」

「我家的一隻大公鷄也被咬死……阿狗也看到的。」

X X X

黃太太自知理虧，回到屋裏，取了根小藤，輕輕地責打「達基」的腿，口裏還不斷地說：

「以後還敢麼？以後還這樣頑皮麼……說……」

說……我打你……。」

說着，打着，她把「達基」拉進屋裏去了。

X X X

儘管「達基」每次都鬧事，黃太太對牠的教導，却是非常有耐心。

於是，人們便也不好意思對牠再說什麼，對牠的教導也有着期望。

兩個月後的一個下午，「達基」大概是久靜思動，掙脫頸上的繩索溜了出來，却跛着腳拐回去。牠的腿上掛着一條刀痕，血潑潑地流，樣子實在可憐。

黃太太傷透了心，給牠敷藥，看着牠一拐一

拐地走到桌邊躺下，心頭的怒火也燃將起來，厲聲罵道：

「哼！不知那個黑心鬼，這種手段也使得出來？有本事可當着我面前做，看我把他拉到馬打厝去……。」

後來，她看見桌下那被咬斷了的繩索，便改變了口吻：

「聽話也不會有今日，活該的……。」

X X X

人們知道「達基」破了腳的消息，就好像得知自己中了馬票一樣的高興。那些淘氣的孩子們，個個喜笑顏開，又在巷裏活潑了。

「達基」的確失去了往日的威風，因為牠已殘廢，跑路老是拐着腳，不時還亂吠。以前，孩子們雖不恨牠，但多少還帶點喜愛，現在却厭惡牠了。就是牠的主人，黃太太也不例外。

有一天，孩子們在巷裏玩着「波子」。其中一個孩子的「波子」滾進溝裏，在拾取時，看到紅色的溝水，不由使他驚異地叫了起來：

X X X

「嘿！大家來看，溝水是紅色的。」

「噢！那不是血嗎？……。」

「是血呀！」

孩子們叫鬧着，說黃太太家裏殺死了人。二三個好奇的大人跑來看，紅色的溝水，上面浮着黃色的毛，慢慢地流。於是，大人恍然大悟，告訴孩子們是怎麼回事。不久，鄰近的每個人都知道了。

從此以後，「達基」再也看不到，這巷裏真正成了孩子們的樂園。



最後一學期

黃思騁

早晨，天剛剛從窗口亮進來，莊祖德老師就被遠年的胃痛病鬧醒了。

他一面抱着肚子，一面起床來找止痛藥，然而找遍幾個瓶子，也找不出一粒藥來。他重又躺上床，用手護住肚子，等待天亮起來。

這一天是開學的日子，工作一定非常忙碌。在這樣的一個當口，不由得使他回憶起這幾年執教的經過來了。

他記得在放寒假以後的幾天，他曾經去見過幾次校長，誠懇懇懇地向他說明他要回師範學院復學。他這次出而執教，主要是因為想積點錢來繳學費，可是每個月多下來的一點錢，都用在醫治胃病上面了。最近，他遇到了一個遠親，是在

公路車站上意外遇到的。那遠親知道他的境況以後，表示願意支持他，使他把最後的兩年學業修完。

校長極同情他的遭遇，認為復學是無可非議的事。這個協議，就在這種共同的諒解下成立了。

在假期中，莊祖德本想選出學校，到他的親戚的家裏去住一些日子。可是在經過再三考慮以後，又打消了這個念頭。他認為與其去打擾親戚，還不如住在學校宿舍的好。或者還可以藉着這個機會，溫一溫那些已經荒疏了的學業。

假期快要過盡的那一天，校長忽又匆匆地跑來找莊祖德，開門見山地要求他再留一個學期。他當時提出兩個理由：第一是找不到稱職的教師；第二是無人願教六年級下學期的課程。

莊祖德向校長懇情，校長又向莊祖德懇情。在經過一番辯論以後，一向感情用事的莊祖德屈服了。他覺得他既然教了六年級上學期的課，現在忽然中途離開，在良心上總缺少一點交代。其次，他對那些學生，也實在在在有了感情。

「這是最後的一學期，算是你幫我私人的忙好了。」校長說。

「就這麼辦吧。」他說：「不過這是最後的一學期了。」

「當然，我不能不替你的前途打算。」校長站起來，加添了一句說：「那末，我下午把聘書送到你這裏來。」

這個協議成立以後，莊祖德曾經私下裏悔過好幾次。他覺得他過份感情用事，不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誤一學期固然不很重要，可是他的慢性胃潰瘍，在這樣吃重的工作下，只會繼續惡化下去。

在整個假期中，因為清閒的緣故，他有時間照顧到自己的病，所以一直沒有思過嚴重的胃痛。到了最近的幾天，由於忙着準備開學，對身體疏忽了一點，胃病又發了。

莊祖德睜開眼睛來看看，天色大亮，校役阿品已經起身，咳嗽聲從窗口傳過來。他按了按自己的肚子，覺得胃痛好一點了，便歎了口氣，跨下床來。

開學的日子過去以後，形勢就一天緊張起來了。

他教上一屆的畢業班時，胃潰瘍變得十分嚴重，甚至咯出血來。醫生告訴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使胃壁上的那個被胃酸浸蝕的創口，能有全愈的機會。但他辦不到，他每天都得想法子把這些鴨子填飽。他找尋種種教材，務使學生耳熟能詳。在平時，當其餘的班級早就放了學，他還在黑黝黝的教室裏替學生補課。

這一期的四十二個學生，成績不及已往的幾屆好，可是却最調皮搗蛋。其中有七個壞學生，成績低劣，一點進取心也沒有。教師們平常遇到這樣的學生，唯一的方法是把他們放棄，免得浪費過多的精力。然而莊祖德沒有這樣做。他總是想法子抽出時間來，替這幾個學生補課。

莊祖德的待遇不佳，每個月只拿到一百五十塊錢。這中間除了伙食、醫藥和零用，只能多下二三十塊錢來。幸好他還沒有家累，而他又很節省，所以生活不算太緊迫。

在發了十二次嚴重胃病，三十多次輕微胃病以後，一學期總算熬過去了。

不久，學校放了假，整個學校裏的人都走光了。只有莊祖德還留在學校裏，替畢業班的學生準備考試。

入學考試到來的前一天晚上，莊祖德恐懼身體支持不住，吃了幾

個糞雞蛋。然而這幾個雞蛋，製造了大量的胃酸，到了半夜就胃痛大作起來。他起床吞了過量的止痛藥，才把這陣劇痛壓制下來。

天亮以前，他沒有再入睡，腦子裏縈繞着許多小面孔，預備在臨場時再灌注些東西下去。

他開亮燈，靜靜地思索着種種細小的問題。過了一會，附近的鷄在報曉了。他用手抹了臉，便坐到桌子上去，把一些重要的算術公式抄在一張白紙上，然後又閉上眼睛打一個盹，等待天明。

他這一天的早點是兩片麵包和一碗豆漿，吃好以後，計算了一下時間，就趕搭公共汽車去了。

他到考場邊的那幾棵大樹下時，二十二個應考的學生還只到了三個。他就在草地上同他們一起坐下來，取出那張預先準備好的算術公式，叫他們記誦一遍，有不懂的立刻提出來問。

四十分鐘以後，所有的學生都在這個約定的地方會齊了。莊祖德雖然覺得身上的藥力正在消失，胃病又在發作起來，可是却竭力隱忍着。他將身子靠在一棵大樹上，叫學生圍坐在他的四周，然後將幾十條算術公式重說一遍。過後，他又記起一些事來，在人堆中尋找着，指着一個學生說道：「陳秋文，你對植樹問題要特別留心，你在幾次考試裏都忘記加一。你應該想一想，一個人只有四個指縫，却有五個手指。」

在入場之前，他又叫學生查一

查自己的准考証是否遺失，筆墨是否齊全。等到鈴子響了以後，他又跟着學生走到門邊，一再地說道：「大家記住，考試要鎮靜，不要心慌，揀容易的題目先做，再回來想難的題目。」

學生進了考場以後，操場上就顯得清靜多了。有幾個教師在那裏走來走去，心境正如莊祖德一般沉重。倒是那些學生的家長，坐在教室的廊簷下，臉上掛着一絲自信的微笑。

莊祖德在草地上徘徊着，自覺他的胃部愈來愈不行了。他一手抱住肚子，一手拿着一份常識摘要，向着天邊凝視着，想不清楚該怎麼辦。過了一會，他只好在草地上斜躺下來，用手臂枕着頭，因為這樣會使他的胃部稍稍好過一點。

太陽漸漸升高，整個操場上都播滿了陽光，那些陪考的人開始鬆到樹蔭下去了。

半小時以後，有幾個學生從考場出來了。莊祖德抬起頭來看看，有好幾個是他的學生。他興奮地從地上坐起來，連胃痛也忘記了。因為根據他的經驗，每逢學生出場早，都是成績好的表示。

學生們奔跑到他的跟前，高興得叫嚷着。

「你們把題目做完了嗎？」他問。

「都做完了。」他們回答說。

「題目不難嗎？」

「那是一點也不難，我們個個都會做。」

他滿意地點點頭，然後說道：「你們應該把答數再算一遍，那樣才靠得住。」

「我們都算過的。」

莊祖德放心了，便叫學生在他的身邊坐下來，攤開手上的常識問答。然而就在這時，一陣胃痛猛升起來，幾乎像一把利刀插進了他的肚子一般。他閉上眼睛，雙手垂下來，額頭上冒出一粒粒的汗珠。

學生們知道莊老師一向有胃病，現在見到這種情形，心裏就明白了。他們憂戚地望着他的臉，一句話也不說。過了一會，他微微地睜開眼睛，看見幾張模糊的小臉。

一個女學生關切地望着他，低聲問道：「莊老師，你又發胃病了嗎？」

他歎了口氣，用袖子擦去汗，回答說：「沒有甚麼要緊。」

又一批學生走出了考場，向着大樹脚下奔過來，他們的臉上都有興奮的表情。

「你們考得怎麼樣？」他不等他們站定就問。

「我們考得很好。」

「陳秋文，你這次算植樹問題的時候忘記加一沒有？」他問。

「啊！我算到一半，就想起你的話來了。」

「很好，」他說：「現在大家坐下來吧！」

他忍着胃痛，把常識問答題看了幾項，說道：「劉老師教你們的常識都在這裏了，我想替你們再溫習一下。」

他們剛開始複習的時候，第一堂考試時間已過，鈴聲在矮房子裏響起來。莊祖德一陣焦急，說道：「時間不多了，我們快點開始，能複習多少就複習多少……」

中午到來的時候，太陽的烈焰蒸騰起來。莊祖德躲在樹蔭下，吞下了幾片止痛藥，漸漸有了些睡意，便朦朧朧地打了個盹。

學生考完上午最後的一堂課，跑到樹蔭下來找老師。他們看見他的那種倦態，就站在附近的地方，不忍心吵醒他。

「你看，」一個學生低聲說道：「莊老師臉發白呢！」

「他又發胃病了。」

「他為甚麼不同學校去呢？」

「他要替我們補習呀！」

莊祖德聽見這種耳語的聲音，突然驚醒過來，發現學生們都已考畢，問道：「上午最後一堂考完了嗎？」

過後，他陪學生到飯館裏去吃飯。他自己因為胃裏作梗，只吃了點麵食，就和學生一起回到考場裏去了。

下午有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莊祖德和學生們躲在一棵陰涼的潤葉樹下，替他們講解一些應付考試的題目，甚至連作文的方法也臨時教一教。

下午的兩堂考試過去時，莊祖德已經精疲力竭。幸好學生們的那

種勝利的臉色鼓舞了他，使他還能勉強支持下去。

在這一天，學生們似乎都明白他的嚴厲和專制，現在已經得到了代價。他們相信考卷上的答案，能使他們安心地度過這個暑假了。

考試完畢以後，他帶着學生離開考場，像母雞帶領雞那樣走在路上，談一些平常永不會提到的事。譬如他對學生說到要繼續完成學業，他的疾病的現狀，等等。

後來，他們終於在路上分了手，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尋常師生間留在心裏的一些隔膜，至此都不再存在了。

莊祖德站在那裏，一想到從此以後不能再聚首一堂，也不免有點情感激動。他說：「你們以後如果寫信給我，可以寄到師範學校裏來……不錯，大家離開學校以後再會面，情形又不同了！」

莊祖德回到學校宿舍，看到空教室裏的寂寞情形，就有了一種淒涼的感覺。另一方面，他是個過慣感情生活的人，過去天天與學生在一起，而現在一旦把所有的責任卸清，難免覺得有點空虛。

他回到自己的臥室，靜靜地站了一會，然後脫去衣服，洗了個臉，想上床恢復一下積累的疲勞。可是剛躺下不久，又胃痛起來了。他知道這幾次的胃痛很不尋常，每次都是依藥力來制住的。

他相信他不能再吃止痛藥了，因為像這樣繼續吃下去，只能蓋住他的病情。他隱忍了一個多鐘頭，

考慮着要不要去看醫生。照過去的經驗而論，他知道醫生對胃病很少有辦法。此外，他在這兩年中積下來的六百多塊錢，要在未來的兩年中作零用的。如果用來看病，實在有點捨不得。

這樣維持到入黑以後，他已經痛得支持不住，便決定去看醫生。他強忍着痛，走到校門口叫了輛車，找醫生去了。

醫生替他打了一針，又給了幾片止痛藥，前後雖然只化了十分鐘，就要了他四天的收入。在回去的路上，他心裏盤算着：「我教一小時的書，不過一塊多錢，而醫生只化十分鐘就賺了我二十塊錢……」

第二天，他的病情似乎稍稍有了點起色，雖然也痛了兩次，但是可以忍受得住。他本應依照醫生的囑咐，繼續去求診的。可是當他想到胃病沒有特效藥時，又把診病的时间挨過去了。

到了第三天，情形又逆轉了。在吃中飯之前還是好好的，但飯後却突然胃痛大作，而且使他片刻都忍受不住。後來，校工把汽車叫到學校裏來，費了很大的勁，才把他塞到車座上去。

他從醫生那裏回校時，痛是止住了。可是醫生却警告他，說他的胃潰瘍很嚴重，如果他不好好求醫和注意飲食的話，胃壁可能一下子就爛穿個洞。

這一天晚上，他疲累到了極點，因而睡得很好。即使是九十四度的天氣，牆壁上發着白天吸入的

熱力來，他也不再有感應了。

第四天，他整天都沒有起床，周身感到軟綿綿。那個侍候他的校工，替他煮了一鍋薄粥，還放了個打碎的雞蛋，他掙扎着喝了一滿碗。到了下午三點鐘光景，肚子就痛得像着了魔一樣，似乎連一分鐘都很難熬過去。最後，他爬起來找止痛藥，吃了比平時多一倍的量，才把它止住了。

他躺在床上想來想去，一會想到他的家，一會又想到學生們考學校快要放榜的事……

窗外是一片發白的陽光，樹上的蜻蝶叫得很響亮。他靜靜地閉上眼睛，就能够聽到學生們叫嚷和開抽屜板的聲音。他彷彿又回到先前的那些日子裏，竟昏昏地睡熟了。

六

早上，學生們成羣結隊到報考的學校裏去看榜，發現自己的名字在榜上。一陣高興過去以後，他們就想起莊老師來，要照他們當初商議好的辦法，每個人出幾塊錢，送一份禮物給莊老師。

這二十二個學生，只有一個沒有考上。其餘的學生，都興奮地齊集在場子上，矜持地談論着。後來，他們就開始籌錢，一起擠進一家店子，爭論着選擇禮物。在走出店子時，他們高高興興地拿着一支鋼筆，用很好的盒子盛着，找莊老師去了。

學生們吵鬧着擁進學校，被那個校工發覺了。他跑出來阻止他們

，說道：「別吵醒他，他這幾天發胃病，現在睡得正好呢！」

學生們同校工爭執起來，說是要報告他一個好消息，還要替他送禮物去。這兩件事一定會使他高興的。

那個成績最好的學生第一個跑進門，手上捧着鋼筆盒子，其餘的學生就跟在後面。

他們擁進去，發覺莊老師安靜地躺在牀上，身上只穿着內衣褲，看樣子似乎睡着了。

「莊老師！」為首的那一個學生叫道。

莊祖德依然躺着，沒有回應。

「你叫響點，他聽不見呢！」

「莊老師！莊老師……」

學生們叫不應他，開始面面相覷。

「莫非莊老師——」有人低沉地耳語起來。

校工見到這種情形，便從外面擠了進來。他提高嗓子叫了幾聲，然後懷疑地走近牀邊，用手去摸了摸他的額頭，突然縮回來，臉色立刻變了。

「怎麼回事？」學生問。

「莊老師，他……他……他已死了！」

校工第一個哭出聲來，擠開站在面前的學生，奔跑出去。學生們在一陣短時間的驚訝過去以後，由一個女學生領頭，像螞蟬一般地哭泣起來。然而莊祖德依然睡得那麼安詳，猶如他早已知道學生考上了學校似的。

談

滾

蛋

李介仙

我們經常吃蛋，除了知道它是小巧圓滑和富有滋養外，幾乎再也沒有甚麼了。但是，當聽到人家在說「滾蛋」而不太漠視時，也許你就會感覺到有些奇怪。不錯，蛋是橢圓形的，當然很會滾。只是橢圓形的東西非常多，為甚麼人家不說「滾石子」，也不說「滾鉛球」，而偏要說「滾蛋」呢？這真令人百思不解了！

蛋除了被冠上一個「滾」字之外，還有壞、混、忘八、……；頂刮刮的銜頭；而那些所謂壞蛋、混蛋、忘八蛋、……；却都是人用以罵人的口頭禪。我常常這麼想：世界上那些卑鄙、奸詐、陰險、惡毒等無耻之徒，令人不齒，遭人咒罵，的確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可是，又怎麼偏要以蛋喻人，指人為蛋呢？這對蛋是一種恭維？還是侮辱？筆者學識幼稚，怎敢妄加批評！

不過，平心而論：人被人罵，至少不是一件可欣慰的事。我想：蛋若有知，相信也會悶悶不樂了吧！罵人竟罵到蛋的身上來，未免太像濼婦罵街那麼不近人情了。然而反過來想一想，又似乎不盡是無理取鬧的了。不是嗎？要是你曾經玩過「滾蛋」的玩意兒，那你不止會同情我的說法，而當你看到它那薄脆不堪一擊的軀殼，與那外強中乾、無骨頭、無靈魂的怪模樣時，倘不忍狠狠地送它一脚，罵一聲：「不中用的東西，滾開，滾到你媽那邊去！」至少也會投予一種鄙視的眼色，或輕輕地發出一陣會心的微笑吧！再說，不管那一種蛋，雖都有一個腫腫肥白的面龐和誠實良善的儀表，但在你未撕其面具時，怎能辦其廬山真面？道與那些假仁假義的偽君子——壞

蛋、混蛋、忘八蛋，不肯稍露聲色，使人無從捉摸，無從提防，何會兩樣呢？

那些偽君子們，不但善於運用上帝特賦的智慧和漂亮的嘴臉，去欺騙，去詭譎，作為平步青雲之資本；而且時時刻刻在製造各種更巧妙的假面具，以掩飾滿腹的邪念，滿身的醜惡呢！由此看來，足見罵窮凶極惡的壞人為「壞蛋」，罵喪盡良心、不知廉耻的人為「忘八蛋」，以及罵懦弱無能、胡作胡為、亂說瞎道的人為「混蛋」，真是罵得再恰當也沒有了。

至於「滾蛋」，大概就是耍滾上面所說的那些蛋。讓他們骨碌地滾到大海中去，甚至嗚呼哀哉完結了狗命。莫怪許多人，總愛把「滾蛋」常掛在嘴邊，儼若時刻都準備滾人之蛋一般。但又

不幸得很，古往今來，欺善怕惡和盲目的太多。他們非但不敢放出一個屁，甚至明知其惡的人，竟願意為虎作倀。因此，到頭來，該罵的不罵，該滾的又不滾。而千千萬萬良善無辜的人們，反而在世界上各個角落裏滾來滾去，滾得皮破血流，叫苦連天，以至仆地不起了。像這種大豈有此理的反滾蛋，試問怎不令人義憤填膺？然而懲怒何用？如果想大呼不平，那你未免太過於天真了。

顧名思義，觸景生情，蛋在地下滾，着實滑稽；尤其是被人吸盡脂膏，只剩殘骸的蛋殼遭人一擲一蹴時，更不可思議了。怪不得殘忍的人們，老是喜歡玩這套把戲了。

稿

約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雜感、隨筆、童話、遊記、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見請預先加以聲明。

●來稿請用稿紙寫清楚。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隨便。

●請附退稿郵票。

●六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來稿請寄新加坡實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田間集

黃俎

播種

鐵犁翻過的田地，
展開像一望無邊的黃色大海。
踏着矯健的脚步，
農人把種籽撒向浪似的泥土。
細小的種籽蘊蓄綠色的生命，
也孕育着農人燦爛的希望。
決心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種籽，
播種者不管收穫的將是誰。

天旱

田地裂開像一顆顆破碎的心，
青草枯萎如一個個希望的幻滅。
魚兒在河底翻着白眼，
小草在泉流旁絕望地垂頭。
鳥羣哀地悲鳴，
催促老天勿再硬着心腸。
神像前，有人叩破了頭，
無雲的天空依然緊繃着臉。

黎明

柳樹似嬌弱的少女，
帶着猶有餘悸的噩夢，
逃出夜的凌辱。
田野從甜美的酣夢中覺醒過來，
以鳥聲、鷄鳴向黎明歡呼。
茅舍的窗子打開了，

溪邊的水磨轉動了。
燦爛的陽光照到金色的田野，
雪亮的鐮刀在閃閃發光。

燈下

菜油燈點亮像雞冠花，
燈火的四周圍攏着溫暖的心。
主婦輕輕地推着搖籃，
孩子臉露微笑爲着一個甜美的夢。
大姑娘忙着綉陪嫁的枕頭，
把愛、把希望一針一針地綉上去。
老頭子安詳地抽着煙斗，
老太婆喃喃唸經爲求希望變成真。

唱片會

林間

五月向晚的涼風醉人如酒，
一輪明月掛在理學院的前樓；
校園小徑裡我看見妳來了，
也聽見妳急促的小步輕輕地走。

呵！妳來遲了，
已過了聽序曲的時候，
剛放了一段你最愛的「天鵝湖」，
現在是女音唱的「月下祈求」。

× ×

「對不起！」妳說了把手指貼住小口，
說聽音樂就不能像教室裡的胡鬧；
但看妳還閉着眼睛的樣子，

別人見了會以爲妳在睡覺。

呵！該去了，
宿舍已到了熄燈的時候。
今夜請帶着我的祝福去睡，
我也要在那夢中的笑裡停留。

夜懷曲

夢

夜空嵌上了熠熠的星星，
月光瀉在靜靜的林間，
池塘裡已聽不見喧鬧的蛙聲，
在野草中偶而飛起幾隻流螢。

凋黃的玫瑰在對着夜風低語——
彷彿訴說她從前的芳馨；
溪澗永遠奔向大海的懷抱，
夜鶯却訕笑星兒自作多情。

在這深宵再也聽不到昔日的琴音，
祇有孤獨的幽靈嘆氣輕輕……

四月吟

雲寄

整日價爲生活而奔波，
夜裡祇得到片刻停歇；
多雨的三月已經過去，
四月會給我帶來什麼？

× ×

世事變幻無常真難測，
人情冷暖也不能猜透；
憂鬱常長駐在我心頭，
我低吟一首寂寞的歌。

轉 變

鄭天曉

君成這次「出國」到新加坡，可算是平生第一次了。

當他越過柔佛長堤，一下車，便去找一個住在小坡的朋友，但却忘了門牌，問來問去都無頭緒。

從日麗中天一直到殘暉餘照，他還拖着疲倦的步伐，東張西望的兜着圈子，最後竟轉進一條小巷中。

「先生，要找個地方開開心嗎？」

他怔住了，因為這聲音對他並不陌生。他一面注視着她，一面在想：「她離開學校還不到三年，竟會淪落到這樣地步？……」他不明白她的遭遇，他想知道她的遭遇。

要知道她的遭遇。

「好，我們走吧！」他的聲音顯得有些不自在。他忘了飢餓，也忘了疲倦，跟着她走進附近的一間旅店，見那茶房對她掉弄輕薄的微笑。

在一間陳設亦素亦華的房間裏，他半斜着身子坐下，劈頭就問：「秀莉！真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妳，妳還認識我嗎？」

「啊！你是君成嗎？」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是！」

一陣似難抵擋的悲哀，使她掩面悲啼，淚水像斷了綫的珍珠沿着粉頰滾滾而下。

君成一時感到很窘，不知要說些什麼才好。他沒有想到：今天會遇見一個向他勾搭的下賤女人，而她又是自己三年前的同學。

「秀莉！哭是沒有用的，妳的委屈，不妨慢慢談吧！」

「君成！」她終於感慨地說：「你竟變得這樣的黝黑粗壯，簡直不認識你了。」

「有什麼辦法？每天在烈日下幹活，怎不黑呢！」他隨即轉了話

「後來又是怎樣？」

「我爸走後，我心裡感到有點害怕。」她一面拿手絹揉着發紅的眼睛，一面又說：「當時，那男人靠近我的身邊，在我的耳旁絮語：『別害臊，今晚妳是屬於我的。』」

我眼前彷彿立即黑將下來，嘴裏大嚷：「我不能，我不能幹這樣的醜事！」那男人沒等我說完，便遞給我一張便條……」

秀莉隨即從梳妝台的抽屜裏翻出那張便條，君成接過一看，上面寫着：「莉兒：這不是我的心腸狠，為着生活，不能不如此了。難道妳竟忍心望着妳的爸和妳的孩子餓死？父字」

這時，君成彷彿看到一頭野獸張牙舞爪地撲到一個少女的身上，而一連串難以瞭解的問題，也在他的腦海中迴蕩……

「妳的孩子？」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呀？」

「那是離校後的第二年，爸帶我來到新加坡，強迫我嫁了人。」

秀莉嘆了一口氣，繼續又說：「但當第一個孩子出世還沒滿月，我的丈夫便因賭輸了錢，跳樓自殺了……爲了要活下去，才又被迫着住來這裏，唉……」

「秀莉！妳想另找一條正大的路嗎？」

「君成！三年前，我又何嘗不憧憬着美麗的理想？可是，殘酷的現實，又迫使我領受這不幸的遭遇……」秀莉望着君成，淚水不斷地淌着：「爲了孩子，我已受盡一

切侮辱，恨不得就跳脫這火坑，重新過着人的生活……」

「秀莉！我希望妳堅強起來，妳要支配環境，不然就只有讓環境支配妳……」

月光，冷清清的射進窗來，有着稀薄的寒意。

秀莉突然問道：「我忘了夜已很深，不會拿些點心給你吃，想你想餓了吧？」

君成給她這樣一提，頓時饑腸輾轉，也就不客氣地說：「我只願聽妳說話，也就忘了還未吃過晚飯咧！」

「真對不起，這裏有些餅乾，隨便吃點吧！」

「噹！噹！噹！噹！」君成剛吃罷，時鐘尖銳地敲了四响。

「既然是四點鐘了，我們長談待旦好嗎？」秀莉說。

「很好！很好！」

在談話中，君成忽然會提到：「丁西同學的地址，想妳該知道吧？」

「他就住在這兒附近，」秀莉向窗外不遠一株修長的椰樹指去：「他近來聽說生意還不錯，你想去看他嗎？」

「我正要去看他，却忘了他的地址。現在天快亮了，我一早便去他那裏，他對朋友一向很熱誠，定能替妳設法的！」

說着說着，東方已經泛白，街上又起了一片喧嘩。

秀莉看着君成走去，等着幸福的消息到來。

馬來亞的矮黑族

·方生·

據史家的考證：馬來亞的原始民族，不是巫人，也不是沙蓋人，而是現今住在深山密林中的矮黑族（Negritos）。

這些矮黑人的狀貌，真是不堪承教。他們的頭像東瓜，臉孔也拉得很長，再配上一個不高而扁廣的鼻子，一張大嘴吧，兩片不甚厚的嘴唇，乍看很不順眼。一般來說，他們的軀體長得矮小，但却很堅強，不易害病。他們的皮膚色澤分有兩種：一種是黑色的，另一種却是暗褐色的，其中以暗褐色的佔多數。他們的頭髮也很特別，長得直而柔，像是一堆叢毛，但却不是如非洲黑人那種捲髮。他們的性格，正如他們的頭髮——正直而柔順，不願和人爭長論短，或是野蠻得把人殺了來吃。他們非常懶散，對任何事都是採取得過且過的態度，不肯認真去幹。這一來，雖然天賦他們的記憶力很強，但智力却逐漸薄弱起來。今天，矮黑族不能以馬來亞的主人身份出現，這和他們的民族性很有關係。

雖然矮黑人經年累月都住在深山密林裏，幾與世人隔絕，但是他們並不裸着身子，男女均以樹葉來蔽體。一些較常與外人接觸的矮黑人，則以換來的布料代替樹葉，不過喜愛的是大紅色。他們之中的未婚女子，除在鬢髮上作種種裝飾外，也穿耳環及插花。至於孩童之輩，多戴手環和腳環，或以相思子（Makam）串成環鏈來配戴。他們認為：這樣打扮，將可避邪防鬼。

矮黑人的糧食，主要的是木薯和野果，有時也把獵獲的飛禽走獸向外人交換米糧。他們最忌殺傷山雞，因為他們迷信山雞是神的東西，絕對不能侵犯。他們當然也常用飛禽走獸佐餐，但在還未與外人接觸前，只會烤了來吃；後來漸漸學會了外人的吃法，也只是把肉放在水裏煮一煮，

根本沒有加別的配料。他們也有抽烟和飲酒的嗜好，不過那只是把山裏一種樹葉晒乾了來當烟吸，把木薯釀成酒來喝而已。

矮黑族的人數不詳，大多分佈在馬來半島的丁加奴、吉蘭丹、吉打等州的深山密林中。他們的住所不定，有時是穴居，有時却是寮居。大凡是雨季穴居，旱季寮居，因而也就影响到他們的住處遷移不定。只是他們很合群，每遷一地，必大夥兒同時行動，很少只有一兩家人搬走。此外，在一個地方住下幾天有人死亡，或是埋葬的地窖已近寮穴，他們都會遷地為良。說到他們的寮居方法很奇特：通常是把寮屋建在大樹底下，一座連着一座，最少也有六七座。寮屋的頂上有樹葉蓋着，但僅能遮蔽太陽和夜霧，却不能防雨；

讀者·作者·編者

東海大學教授程兆熊先生，近又寄來「石氏女神話」一文，已在本期開始刊出，下期可續完。這是一個中國民間故事，作者用素描的手法寫了出來，既生動又寓深意，真正做到「雅而不故陳高義，俗而不阿諛世好」，是能使各階層讀者皆大歡喜的。

「最後一學期」這篇小說，是黃思騁先生的力作。他把一位小學教師熱愛本位工作的情節平淡地刻劃出來，使人深為為感動。像莊祖德這樣的老師，在我們的記憶中，在現實社會中，不是難以發見，只可惜沒有人描繪出來。因此，他的這篇作品，也就特別值得重視了。

新文龍中學校長黃潤岳先生，本月已自美國歸來，行裝甫卸，即為本刊撰寫「芝加哥剪影」一篇，謹此致謝。他並對編者表示：今後將對行蹤所到之處，一一加以追記，先交本刊發表，再印成單行本問世，以了心願。

他如魄力先生譯的「鄉土之戀」、黃隼先生的詩作「田間集」、黃錦堂先生的「散文二章」等篇，也都是很有份量的作品，請讀者認真地看下去。

如果晚上大雨驟降，他們就只能被淋到天亮。當他們入睡時，總是在寮外置一火堆，以防野獸來侵。因此，他們的頭也靠近火堆不遠，但脚和身體却在寮內。這樣，萬一虎豹來了，也不致全身被噬。至於雨季時的穴居，可說是矮黑人最難熬的日子；因為在天雨之後，土穴中充滿了暑氣，身臥其間，實為一樁大苦事。

不用說，矮黑人不會有汽車、火車，甚至是自由車的交通工具。他們在陸地行走，不論是爬山越嶺，或是入穴上樹，都靠的是一雙脚。他們雖也懂得做木筏，但使用的機會較少。在有什麼喜慶的節日時，矮黑人也會在寮前的廣場上，舞蹈作樂，而且懂得以笛及拍竹板作為節奏。他們所使用的笛，形如爪哇笛，吹起來相當悅耳動聽。

矮黑族的被發現，僅是近十年來的事。關於他們的人種起源，他們的人文狀況，有待學者專家的深入研究，作出更詳細的報告來。



星馬

李汝琳先生主編的「星馬文藝叢書」，又有「餐風飲露」一種面世。這是名家漢素音女士以馬來亞為背景的作品，由李星可先生譯成中文，真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

青年詩人鍾祺，近將最新詩作「風雨夜」、「火把的話」、「給黑皮膚兄弟」、「玩蛇者」等篇收集付印。這本新的詩集定名「八年」，不論是內容和形式，都比他的處女作「自然的頌歌」

向前跨進了一步。
前南洋美專學生雲逢苑，近在巴黎舉行一次個展，作品包括國畫及油畫，極獲好評。

以研究馬來民俗知名的梅井先生，經多年的搜集材料，現已完成「馬來亞的風俗」一書，交由星期書局出版。當此馬來亞慶獲新生之會，這本書的面世，可以幫助華人對它有深一層的認識。

南洋大學文學會，近又計劃出版一種「創作月刊」，除刊登該校同學的作品外，並歡迎外界投稿。

前聯合邦華校總視學官王宓文先生，目前担任聯營出版社主編，負責編撰華校中小學教科書。本月十六日，王先生應南洋大學教育會之邀，主講「馬來亞華文教育問題」，對聽眾剖釋甚多疑難。

台灣

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時子周，經過七年時間的努力，已將可蘭經譯成中文。全書約四十萬字，以古宋、仿宋、空心三種字體印刷。第一版預定出書二千冊，將分贈自由世界國家圖書館收藏。

「我可佩服的華僑朋友」一書，是李樸生先生所著。內容着重在

人物描寫，均係其本人在海外親自接觸的印象。全書共四十二篇，約十萬字，包括人物五十餘人，現已由正中書局出版。

由「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主編的「中國文藝創作叢書」，最近出版了五種。第一種「小說創作集」，選出十五個作家的短篇小說；第二種「詩創作集」，是卅四個新詩人的作品；第三種「散文創作集」，共選散文八十八篇，包括五十四位作家；第四種「青年創作集」，共選作品卅四篇，有短篇小說，也有散文；第五種「獨幕劇創作集」，共選獨幕劇八個，是八位作家的作品。

中國大陸

「文藝報」邀請作家座談文風問題，與會的廿二個作家，一致認為八股氣味太重。謝冰心說：現在許多青年作家中國書唸得太少，掌握的中國字彙不多，寫三、四十萬字的長篇，於是「偉大的」、「光榮的」等等都出現了。吳組湘替這些八股下了八句按語：「四大皆空，一竅不通，裝模做樣，言不由衷，詞句別扭，章法雷同，廢話連篇，術語無窮。」

「學術月刊」上月舉行編委會會議，作了三項重要決定：①改變編輯方針，克服「厚古薄今」的偏向；②撤免右派分子沈志遠、尙丁、許杰等的編委職務；③另推周原永為總編輯，石嘯冲、王亞夫為副總編輯。

田漢新作「關漢卿」多場話劇劇本已經完稿，在四月的「劇本」月刊上發表。

上海作家協會最近舉行擴大會議，通過設立一個文學研究室，下分文學理論、現代中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字、外國文學四個組。今後的工作方針，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毛澤東文藝思想，來研究和闡述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中的問題。

上海「兒童出版社」，規定業餘時間寫作才有稿費。這樣一來，白天辦公時，室內靜靜地沒有什麼聲息，許多工作人員在打腹稿，找資料，或閉目養神；到了晚上，個個精神百倍，埋頭寫作。最近有人貼了一張大字報，諷刺這些人是：「白天懶如貓，深夜猛如虎。」

蕉風出版社新貢獻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總經理

蕉風文藝叢書
第七種

回春曲出版

著者：胡牧 定價七角

蕉風半月刊
合訂本

第三卷發售

自第25期至第36期 定價三元

星隆怡檳各大書店均代售